

梅花落满南山

2004年初夏，陈正军校毕业，回到长沙，将去预备役师工作。按照他所学的专业系统，毕业后应该分配到野战部队。但陈正自己不向往，家人也不希望他去野战军，于是在父亲安排下，回到老家城市的单位。

陈正下火车时，是谷梅接的站。她站在出站口的栅栏旁，安静优雅，像青涩的百合花。陈正觉得很温暖。在北方冰天雪地呆了五年，虽然那边也有同学和朋友，但家乡毕竟是家乡，这种熟悉亲切的感觉是别处没有的。

谷梅帮他拿了一个包，默契的走在他身后。他们这样走已经很多年。

陈正和谷梅自小一起长大。两人的父亲是多年的战友。大多数时候，两家生活在同一个地方。后来，陈正的父亲从野战部队回到省军区，在联勤部门工作。而谷梅的父亲仍然在集团军，是4x军1xx师的师部领导。

当晚，为庆祝儿子归来，陈正父母做了一桌饭菜，并邀请谷梅和她妈来作客。陈正的妈妈显然很喜欢这个潜在的未来媳妇，当陈正面不停夸她。由于看着两个孩子一起长大，她和谷梅的妈妈关系也很好，至少在孩子的话题上能说到一起。

陈正去单位正式报到前，在家休息了半个月。这段时间，谷梅不管白天晚上，有空就去陪他。

谷梅在军区医院上班，是护士。她学历不高，也不爱读书，中专毕业后就去了医院工作。她有少数民族的血统，性格大方，对感情执着。她对陈正有超乎寻常的信任，这缘于自小的影响。在一起长大的军营小孩，只有陈正对她始终关爱，像哥哥一样呵护着她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她从小女孩变成了漂亮的大姑娘，对陈正的感情，也从信任、依赖变成了爱慕。这几年，不断有人给她张罗着介绍对象，但她都拒绝了。在她潜意识里，只有陈正才是自己的未来丈夫。

对于谷梅，陈正的心态十分复杂。他跟她太熟悉了，这种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亲兄妹。自小他们就在一起，不管是玩耍，还是上学，两人都形影不离。他比她大两岁。初中毕业后，他读高中，后来谷梅读中专，两人在不同的地方，才正式分开。

跟谷梅在一起，陈正觉得很舒心，这种感觉是在其他人那里没有的。有时两人一起出去散步，有时在湖边的长椅上坐着吹风，他可以半天不用说一句话。他本身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。谷梅非常懂他，在他沉默时，她自娱自乐，有自己的方式，比如扯扯花草，玩玩手机。

7月初，陈正到单位正式报到。预备役师算是准军事单位，在军事编制范围内，但是工作方式、训练强度跟野战部队大不同。这里也并非全封闭式管理，下班后如果没有重要事，他也不必呆在单位，可以回家住，反正离得也不远。刚来单位，陈正的工作也不忙，每天上班下班，日子正常过着。

转眼到了中秋，谷梅的父亲休假回家了。应谷梅妈妈邀请，这天陈正去她家吃午饭。饭桌上，免不了陪谷梅父亲喝几杯。

老谷是少数民族，身材不高，皮肤黝黑，性格方面于豪爽中透着精干。陈正对这个自小看着他长大的叔叔有点敬畏。小时候，老谷就喜欢捏着他耳朵问学习成绩。现在，免不了询问陈正的工作情况什么的。陈正不太喜欢这种询问，也不喜欢喝酒。当然，他不是不会喝，只是不喜欢。

两人喝了大半瓶白酒，并继续聊着。老谷的表达能力很强，比陈正父子都强。谈话的主题离不开部队这个大圈子。老谷对事和对人，有自己的看法，这种看法也许平时并不轻易表露。但在陈正面前，他显然愿意多谈谈。陈正暗地里对比过父亲和老谷，觉得他的谷叔在领导能力上，确有过人之处。

他们高谈阔论时，谷梅母女并没有加入。谷梅对这种男人间的谈话不是很有兴趣，吃完后及时帮助妈妈收拾碗筷去了。

后来，老谷询问陈正，为什么不从野战部队干起。他进一步表达，如果想去野战军，他可以帮助调动。陈正有点窘迫，不知如何回答。在部队职业生涯，上升的高度与野战部队有很大关系。高级将领基本都是野战军出身。一般军官到了一定级别升级无望，多数会从集团军转到非战斗单位，也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。

对于军队的人事变更体系，陈正非常清楚。然而，也许是在部队环境呆太久的缘故，他并不喜欢这个大环境。他的内心向往更大的自由和空间，而不是局限于这个他自小熟悉的圈子。他的性格比较静，喜欢看书和思考，在军校时就与周边同学绰绰不同。回到老家的这个单位，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。他没有选择野战军，这在大多数人看起来，似乎就拒绝了前程，没有上升空间了。

所以，当谷梅父亲问起他时，他惶惶不安。他不敢面对老谷那迫切的眼神，觉得自己肯定会辜负人家的期望。但是，他又不知如何解释。他选择了逃避，说再考虑考虑。

老谷对此显然有所失望。虎父无犬女，他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当然希望嫁的好点。他所理解的好，也就是在他所处的环境里，一个更好的角色。比如，某个年轻人出身将门，或者某个年轻人在部队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这两点显然陈正都不具备。他知道女儿的心思，但从他自己角度看，女儿现在的选择，不一定就是最好的。

深秋的一个周末，早上谷梅约了陈正去登岳麓山。四季里，长沙的秋天应该最美。春天潮湿、夏天太热、冬天又冷，相比起来，秋天冷热适宜，天高云淡，令人感官上很舒服。

两人在半山腰的亭子里坐下，看青山染秋色，溪流潺潺，枫叶似雪。陈正不由醉了。他念了一句诗：一重山，两重山，山远天高烟水寒，相思枫叶丹。

谷梅没听太懂，她抓住了相思两字，追问道：你相思谁呀？

望着身边这个朝夕相伴的女子，陈正不由动了真情，他伸手揽过谷梅的肩膀，温情的回答：要相思，也只会相思你。

谷梅靠在他怀里，觉得这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。从小到大，对她的正哥，她就是这么依赖，她早已把他看成生命的一部分。

谷梅轻轻说：正哥，我们结婚吧。

虽然他在内心早已把谷梅看作亲人，但乍一听结婚，他仍然愣了下。跟谷梅在一起，他觉得各方面都很自然、很默契，但再进一步，他真没细想过。

他回答：结婚还早哦，你爸妈和我爸妈还没同意呢。

谷梅显然不满意这个回答，她娇嗔道：早你个头，谁愿意嫁给你哦。

一会，她轻轻又说：我爸妈那边我回去就跟他们说，你爸妈呢？

陈正突然有点惆怅，回答道：咱两边爸妈都同意的话，我们就没问题。

要征得双方家长的完全同意，显然还有个过程。陈正需要这个过程来适应。

现在双方的形势是，陈正的母亲和谷梅的母亲应该都接受对方小孩。尤其是陈正妈妈，把谷梅看得可亲了。而谷梅的妈妈，非常怜爱她这个宝贝女儿，只要女儿喜欢什么，她基本都会满足。她当然知道女儿对陈正的感情。看着两个小孩一起长大，她对陈正也有一股自然的亲情。

陈正的父亲是一个严谨的人，但这种严谨更多用在工作上。他对陈正的个人成长一直关注不多。但他又是一个比较开明的老头，尊重儿子对工作、对生活、甚至对爱情的自由选择。在儿子的婚姻这件事上，他可能会建议，但不会太多干预。

那么，剩下就看谷梅父亲的态度。对待陈正，老谷态度一直不明朗。作为战友和同事，他跟陈正父母有深厚的感情。但这种感情是否上升到亲家的程度，他并没有体现出明确的心意。

登山回来后，陈正有没有跟他父母说起与谷梅婚事呢？没有。他还在犹豫，他不是个勇于决策的人。之前他没思考过这个问题，现在不得不思考，但他又不愿意去思考。就这样处在纠结之中。

谷梅回来后，就跟她妈提了。她妈问陈正的态度，谷梅说父母同意，他就同意。她妈说，那好吧，等你爹回来再说。由于谷梅父亲还在外地工作，这事就暂时搁置了。看得出来，谷梅很心焦。

转眼到了年底，临近春节。谷梅父亲休假回来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陈正父亲反而特别忙。联勤部在节假日，有很多额外的工作，例如老干局的服务安排等。

陈正的父亲，和谷梅的父亲，是典型的两类性格。老陈工作细致，一丝不苟，是管事型干部。老谷比较粗放，善于言辞，是管人型。两人认识很长时间，不过由于工作上并无直接的交集，所以倒也没有冲突。

这天晚上，陈正在家，收到谷梅短信，叫他下楼去一趟。陈正下去，看到谷梅正在院子里等他。

谷梅有点兴奋，有点窘迫，说：我爹想跟你谈谈。

陈正一愣：现在吗？

谷梅：是啊，就现在，去我家。

陈正脑袋一时都空白了，他木然的跟在谷梅身后，来到她家里。

这次他看到叔叔阿姨不那么亲切了，两人端坐在沙发上，一脸严肃。陈正扭扭怩怩的在对面沙发坐下，问叔叔阿姨好。

老谷先开口：小陈，怎么看待和谷梅的问题？

陈正思路还不是很清晰，他一时没理解好，便问：是什么问题呀？

老谷不悦道：你和阿梅的问题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还装糊涂？

陈正脸色刷的红了，他低声说：阿梅的事，我正准备跟爸妈说了。

老谷冷笑一声：原来你父母还不知道吗？你回去，叫他们来跟我说。

陈正挺不好意思，坐了一会就走了，谷梅送他下楼。

在楼下，陈正又跟谷梅聊了好久，了解到她爸的态度。一开始老谷并不同意，但也没否决这门亲事。他的意思是女儿还可以再等等，不着急嫁人。但谷梅一哭一闹，谷妈急了，跟老谷一通唠叨，他终于把口气松下来。现在就看陈正父母怎么表态了。

即使两家关系再好，这门亲事也需要男方父母上门去提亲。在过去，提亲需要中间介绍人，还需要安排给女方的彩礼。现在没必要搞这些繁文缛节，但必要的流程还是要走的，以示对女方的尊重。

事情到了这一步，陈正非常无奈。他回到家里，跟父母表达了跟谷梅结婚的事。

陈妈很高兴，又不自觉夸把谷梅夸了一顿。

陈正的父亲没有吭声，端坐不动，思考良久。他是个严谨的人，儿子一提结婚，他的脑子立刻运转开来，围绕着结婚这事的前后牵连、周边关系，头脑里都计算了一遍。

他当然知道儿子与谷梅的关系。对于两人的发展，他顺其自然，既没有鼓励，也不妨碍。从个人角度看，他能接受谷梅。小丫头懂事、孝顺，叔叔阿姨叫的可亲热，来家里还经常帮陈妈做点家务。

他也知道，当前问题的焦点，在于如何跟谷梅父母提亲。谷梅母亲好说，但谷父在这事上不一定好说话。

但不管怎样，为了儿子，为了这个家庭，即使有困难，也要硬着头皮上。

在新年前的某天，陈正一家人带着礼品，上谷梅家正式提亲。得益于老陈精密的头脑，整个过程手续周全、有礼有节，没有一点差错。老谷是个爽快的人，双方大势已定，他也没有多余的话。

按老家习俗，在结婚之前先订婚，双方约定了一个订婚的日子。然后皆大欢喜，老谷和陈就喝开了。他们在一起喝酒是老场景。两人酒量差不多，不过喝的方式不同，一个豪饮，一个细品。比如同样喝一斤，老谷半个小时就喝完，而老陈可以喝半天。这天两人都大醉。

农历新年过去，正月初四，两家举行订婚。无非就是摆酒宴，邀请亲朋好友来共同见证。大家纷纷称赞两人是天生一对。的确，无论从身材、外貌，还是气质来看，两人都挺般配。陈正高挑白皙，于英武中带着书生气息。谷梅娇小雅致，有少数民族特有的气质，落落大方。

谷梅非常兴奋，脸上的潮红一直没褪下。是啊，等了多少年多少个时日，才等到今天，终于和她的正哥确认了关系。为了这一天，过去的相思、相怨、苦恼，都是值得的。她期盼着在爱的鼓舞下，生活迎来全新的希望。

这一天，陈正 25 岁，谷梅 23 岁。

2005 年春季，雨水特别多。在这春天里，长沙似乎就没见过晴天。天空中阴云密布，气温又湿又冷。陈正的工作遭遇不顺，他的心情，也跟这天气一样，陷入低谷。

在单位工作大半年后，陈正发现里面的人际关系很复杂。社会上有句俗话，有人的地方，就有江湖。这个江湖，其实就是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。如船行险滩，里面有各种漩涡、暗流，驾驶者必须小心谨慎，否则就会触礁沉没。

陈正面对的内部人事体系，至少分为两个派系。作为新人，陈正是两派都争取的对象。一开始陈正把事情想的简单，以为两边不过是工作观念上的不同，并没有根本障碍。然而，他很快发现自己错了。在中国，对立的两个团体，绝对不只是某方面，比如工作形式的对立。这种对立是全方位的，包括工作、生活、道德、感情、甚至亲朋好友圈子，每个方面都要跟对方划清界限。

陈正无意卷入哪个圈子，对于两边的特别拉拢，他也保持距离。对他的不明朗态度，一开始大家都保持观望，看事情发展。而随着时间过去，两边派系的人，对这种游离于圈子之外、特立独行的人，慢慢变得不友善起来。

他们有的认为陈正自视清高，不识抬举。有的见陈正不倾向自己这边，便认为他一定倾向对方那边，非此即彼。显然，没有明确立场的人，在这种形势下很难立足。

由于遭到敌视，陈正在工作中遭遇诸多不顺。刚进单位时，还有人在工作上帮助他、带领他，而现在各方面的人都在抵触他的工作。比如说一件小事，按正常流程半天就能搞完。由于大家都不配合，他要搞上两三天，还不一定完成。

这让陈正陷入极大的苦恼，他感到无所适从。他并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。他善于思考，是一种偏理性的逻辑思考，这可以帮助他把事情做的很好。但在人文方面，他看的不清楚，也缺乏行动的勇气。换句时髦的表达，陈正智商可以，情商不行。

对于陈正的苦恼，谷梅当然了解。她是个心细的女孩子，爱人情绪低落时，她自然会去关注。陈正也会零零碎碎跟她说一些。这两个孩子，都出身在单纯的家庭环境，远没有经历过复杂社会的洗礼。谷梅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，只能安慰他，有时也陪着他郁闷。

初夏，天气终于放晴。周末的早上，陈正和谷梅来到烈士公园，在湖心里放舟。湖水荡漾，和风煦煦。春天过去了，整季的阴冷，让人丝毫没体验到春的快乐。而初夏的天气，反而像本该有的春天。

两人的心情受到天气鼓舞，也变好起来。在小舟上，他们有说有笑，一起荡桨。而这似乎才是热恋中的情侣应该有的生活，谷梅喜欢这种生活。然而，陈正突然说了一句话，让她的心猛的一沉。

陈正：阿梅，我想离开单位，自己做点事情。

谷梅：啊？为什么呢，你有想好做什么事吗？

陈正：暂时还没有想好，不过我有自己的计划。

谷梅一脸的困惑。她不明白陈正离开单位，还能做什么事。按照她的理解，在部队出生，在部队长大，在部队工作，一辈子都不会离开这个体制。虽然陈正的工

作单位前途一般，但毕竟还在体系里。只有处在这个熟悉的环境里，她才觉得稳妥。

她试探的问：正哥，要不让你爸，或我爸帮忙，换个单位吧？

陈正摇了摇头，语气比较坚决：我不想在这个行业了，我已经厌倦了。

他说的是实在话。他是个有一定思想的人，向往更大的自由和空间。自小长大的这个环境，让他丝毫看不到新意。他甚至一眼能看到 20 年、30 年后，自己是什么样子。他向往出去闯一闯，虽然这样做必然艰难。

他也十分清楚，以自己的性格，不适合在现单位继续呆下去。在这里，他收获的只有烦恼和苦闷，看不到出路。他盼望着走出去，呼吸新鲜的空气。

在这个夏天里，陈正反复思索自己要走的路。他经常陷入沉默，跟谷梅在一起，也提不起精神。谷梅当然了解他心理上的负担，她只能尽自己能力，来安慰他、鼓舞他。

促使陈正下定决心离开，是他高中同学于波的回来。中秋节前几天，于波从广州回到了家里。他们高中时是同班同学，那时于波学习成绩不好，也不爱读书，每到考试时，陈正会尽力帮他应付。两人关系一直不错。

于波头脑灵活，个不高，有一张娃娃脸。他高中毕业后就去了广州，自谋生路。一开始开手机店，后来跟人合伙搞 SP 业务，挣了不少钱，完成个人资本的原始积累。有的人天生有商业头脑，于波就是其中之一。在 SP 行业风头正旺时，他意识到了其中风险，及时抽身。后来运营商政策调整，SP 整体走下坡路，直至各家关门倒闭。于波没有受此影响。

这小子后来搞了几家公司，有的是自己开的，有的是投资的，有挣有亏，但整体上还不错。这几年回家，每次都开一辆不同的车，当然是越开越好。从最早的丰田，到奥迪、宝马，再到陆虎、保时捷。他没事就走家串户，叔叔长阿姨短，也能在这个平时寂静的大院，形成一股小风潮。加上他为人大方，风趣开放，因此院子里不管长辈还是同辈，都挺喜欢他。

陈正与于波聊天时，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不知出于什么目的，于波对他离开这个体制，深表赞同。他一个劲鼓吹，以陈正的聪明程度，出去混必然有一番前途，在现单位必然埋没了。他还信誓旦旦保证，如果陈正去广州，工作包在他身上。

陈正也羡慕于波的成就。但他知道，每个人的性格不同，决定自己走不同的路。于波的路，不一定是他能走的。一个人能取得多大成就，由个人的综合能力、以及周边的环境因素决定，绝不是耍点小聪明就可以。

不管怎样，跟于波聊过后，陈正坚定了信念，决心离开。他把这个决定正式告知了父母。谷梅的妈妈，也很快知道了。

他的这个想法，让两家人都炸开了锅。跟谷梅一样，两边的大人，都从没想过孩子离开这个职业体系的事。陈正父亲一向开明，但在这事上，他毫不客气，把陈正狠狠说了一顿。他妈更是天天在耳边念叨，势必要儿子断绝这番非份想法。

谷梅妈妈第一时间跟老谷通电话，汇报了此事。老谷一开始勃然大怒，摔了电话。随后他又打过来，跟谷梅妈说，陈正离开现单位是好事，反正也没什么前途。他立刻在集团军 4x 军帮他联络，安排一个职位。

中秋节前一天，老谷回到家中。陈正下班后，立刻被叫了过去。老谷一开始把陈正赞了一番，说他有勇气、有想法，是年轻人的表率。接着又以自己亲身经历，给他分析讲述部队职业体系的特点，当然他讲的都是长处。最后，他让陈正去野战军锻炼，4x 军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可以随时接受他，只要这边放人。

对老谷的热情安排，陈正心存感激。但他去意已决，这些说辞已不足以改变他。他不敢在老谷面前说不，但也没表示服从，说回去再考虑一下。

接下来中秋节，两家人一起吃饭。双方家长高度团结，在陈正的工作问题上大费口水。那意思简直是，陈正呆在部队，就是天堂，离开部队，就是地狱。

谷梅忧心忡忡，体现出比陈正还多的心事。她内心赞成家人想法，于公于私，她都不希望陈正离开。但是，她又深爱着她的正哥，不希望看到他有任何不开心。在这困难时刻，她知道陈正也需要她的支持。她甚至想过，陈正去哪里，她也跟着去哪里，这辈子都要和他在一起。

又到了金秋十月，长沙最好的天气。这一天，陈正踏出原单位的大门，回头望了一眼。这是他的最后一眼，从今天起，他将离开这个单位，去未知的远方。他匆忙办完了手续，带着一颗忐忑的心，离开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。

陈正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。他这一走，带着两家人的深深失望。尤其是陈妈，冲他嚷嚷走出这个家门，就不要回来了。谷梅没有送他去车站，一是她要上班，二是她内心充满了苦楚，不想在陈正面前表露。

傍晚到达广州，于波去站台接他。坐在于波的保时捷里，经过市区时，已是华灯初上。从环市东路到天河路，两边建筑林立，灯火辉煌，无处不体现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与活力。

对陈正的来到，于波大表欢迎。吃过晚饭后，两人又去珠江边看夜景。长沙有湘江，广州则有珠江。看着珠江上游船穿梭，红男绿女，陈正暗想广州的水都跟长沙不同，充满了商业气息。

这几天，陈正就暂时住在于波家。于波也不食言，帮他联系了工作。

新的工作单位，是一家做电信运营商系统软件的公司，比如计费软件这种。于波的一个朋友姓郭，在里面当副总。简单说了陈正的情况，郭总说行，过来聊聊吧。

陈正在于波带领下，去办公室拜访了郭。在聊天中，陈正得知他们使用 Sybase 数据库，而他碰巧熟悉这种数据库。在军校时他学习并实际使用过这种数据库系统。估计是这个原因，再加上朋友的关系，郭总很爽快把陈正留下了。

第二天陈正就去新单位报到，行政安排入职手续。这家公司有国资背景，很多方面包括工作制度、人事体系都有点类似国企。公司老总是某研究所的所长兼任，郭总也是有正式编制的体制内人。公司就位于这个研究所的院子内。院子里不仅有办公楼和住宿区，还有一个小湖，湖边种满了龙眼树。公司规模不算大，全部加起来不到 100 人。

他们有食堂，不过吃饭要自己刷卡，每月有餐补。对新入职员工，一年内公司提供免费住宿。这对陈正非常有利，人生地不熟，他一时也没法去找房子住。宿舍也在院子内，房子比较旧，是老式结构，每个房间住一个人。

陈正的具体工作是数据库管理员，也就是 DBA。经过短期培训，他很快就正式上手工作。新的工作，要求比较高的逻辑思维能力，陈正具备这种能力。因此，他干的得心应手。对业务部门的需求，他支持良好。

公司除了研发部门外，还有一个重要部门是市场部。市场部面对的客户就是电信运营商，包括省会广州，以及下面各地市的电信单位。市场部的主要工作，是开拓和维护与这些运营商的关系。运营商都不差钱，因此关系维护至关重要，一是保证客户不流失，二是保证回款速度。

陈正有时候会配合市场部的同事出差。作为 DBA，他对公司核心系统的数据情况非常了解，这些数据经常需要跟客户沟通。作为新人，他工作勤奋，思维清楚，表达清晰，因此市场部的同事，都比较认可他的工作表现。

市场部里，有一个叫黎芳的女孩子，引起陈正的特别注意。她皮肤白皙，鹅蛋脸，身材曼妙，气质优雅，是公司的老员工。除了漂亮外，陈正觉得她办事干净利落。跟客户沟通时，她能准确理解客户需求，给出正确的判断，并快速予以落实。

他和黎芳有时也一起出差。随着接触机会增多，两人也渐渐熟悉起来。黎芳是重庆人，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，其父是某大学土木系教授。她毕业后就来到现单位，已工作三年多，对公司业务非常了解。

两人年纪差不多，因此比起跟其他人交往，他们明显走得更近。黎芳除了在工作中需要的地方给陈正以关照外，在生活中也力所能及的帮助他。

陈正的独立生活能力其实很强，否则从军校也毕不了业。但他毕竟对这个新环境不熟悉，因此他想去一些地方，都是黎芳带的他。比如购书中心、天河城一带，他后来挺熟悉了，而第一次就是黎芳带去的。

随着时间过去，两人由普通的同事关系，转变成非常好的朋友。这种关系还会不会发展下去，陈正有点害怕。他毕竟是已经有婚约的人，在另一个城市，还有个女孩子在痴心等待他。

对比起谷梅，他认为黎芳有另一种魅力。她有着高雅的气质，每次闻到她身上带着的淡淡芬芳，就能体会到这种气质。她还有着极好的教养与素质，这种素质是与生俱来的，不是任何伪装能表现出来。

有一次从外地出差回来，司机开车，陈正和黎芳坐在后座。路上有个坑，车猛的一颠簸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他们的手竟抓到了一起。她的脸刷的红了，抽开手别过头去，望着窗外。陈正的心里也砰砰直跳，感觉这一刻的气氛好像凝固了。

幸好司机没发现他们的微妙变化。但回来这一路，他们两个再没说话。

往后，陈正再见到黎芳，竟然有点局促。而黎芳每次看到他，脸都会微红。这种气氛有点玄妙，两人似乎都有话说，但都不先开口。

院子里的小湖，以前他们经常一起在这散步。这天两人又碰到了一起。终于是黎芳先开口，她问陈正有女朋友吗。

陈正回答说有了。

黎芳脸色惨白，问：她在哪呀？

陈正说在老家长沙。

黎芳：怎么不带过来呢？

陈正说她有自己喜欢的工作，不会过来。

黎芳追问：你们以后会在一起吗？

陈正的双眼望着远处，充满了迷惘，他喃喃道，或许吧，不知道。

黎芳咬着嘴唇，半天没说话。但她是个勇敢的女孩，一向做事大方利落。

她继续问：你觉得我怎么样？

陈正：很好啊，真的很好。

黎芳：比起你女朋友呢？

提起谷梅，陈正就陷入了无限的纠结。他现在并没有拿谷梅和黎芳比。他离开了

长沙，离开了那个熟悉的圈子，而随着对新生活的适应，他内心深处，对谷梅的感情似乎也在平淡。又或者，在一起时他也并没有深爱过谷梅，只是把她当做亲人，当做生活中一个可以依赖的对象。

他充满了惆怅，没有回答黎芳的问题。两人相对无言，静默了好久。

从那以后，黎芳对陈正态度发生大转变，变得积极而主动。除了工作中的接触外，她有事没事都主动约他。比如，中午一起去食堂吃饭，周末去图书馆看书。

黎芳住在院子外面的小区，离单位不远，走路大概一刻钟。她和一个女孩子合租。陈正去过她的住处一次。有次周末两人逛街回来，由于拎了不少东西，陈正送她上楼，坐了一会就走了。

与黎芳的接触越来越多，他感到自己的心绪变化。他喜欢黎芳的性格，大方利落，不计较小事。他也喜欢与她聊天，两人在一起有很多共同言语。当然，黎芳漂亮迷人，这也无法否认。

从黎芳的角度看，她对陈正的好感也越来越多。一方面，他们年纪差不多，在对人和事物的看法上有共性。二方面，小伙子有自身的魅力，他聪明、冷静，不轻易说话，但表达有清晰的逻辑能力。三方面，他不像其他年轻人那样爱玩，不抽烟不玩牌，很少喝酒，喜欢看书，有着良好的生活素质。

还有，陈正一直保持着部队的生活习惯。每天晚上按时休息，早上按时起床。宿舍里个人的生活用品收拾的井井有条。当天的事情当天做毕，比如每天换下的衣服，不管多晚都要当天洗完。

这些对黎芳来说，都有吸引力。她觉得自己在生活中有些拖拉，比如衣服就堆积好几天才洗。虽然她在工作中表现优异，但生活方面，陈正反而值得她学习。

随着交往的越来越深，两人不可否认已彼此爱上了对方。而压在他们心里的石头，却显得越来越沉重。

对陈正来说，这块石头就是谷梅。他每次想起她，心情就非常压抑。分开几个月后，他逐渐意识到，谷梅并不代表生活的全部。跟她在一起，他感到安心、放松，她是一个可信赖的小伙伴。他与谷梅之间，更多存在的是亲情，而不是爱情。他过去以为那是爱情，但现在回头看，离爱情还是差一些。

他更喜欢与黎芳在一起的感觉。他甚至盼着每天都上班，因为上班能看到她。到了周末，如果黎芳不跟他在一起，他一天都会怅然若失。

对黎芳来说，这块石头是陈正有女朋友这件事。她并不认识谷梅，甚至连照片都没见过。但她知道陈正在长沙的女友，甚至准确点说，是未婚妻。这个事情让她很伤神。她早已爱上陈正，但一想到自己所爱的人有女友，她心情就无限压抑。

她也了解陈正对自己的感情，她自信有能力让陈正彻底爱上她，甚至跟她结婚。但是，这种爱会不会带来伤害，她并不自信。

其他方面，她是个自负的女孩。长相漂亮，出生家庭好，从小到大的生活、学习、工作，都一帆风顺。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单位，身边追求的人一直都有。比如陈正的好友于波，对她就大有兴趣，一直想找机会接触。但她对这种看不上的男孩，从来不虚以颜色。

与此同时，彷徨忧虑的还有另一个女孩，远在长沙的谷梅。她现在见不到所爱的人，只能通过电话和短信联系。每天睡觉之前，她必然与陈正通一次电话。她会讲起自己当天的生活与工作，以及大院里发生了什么事，双方父母又怎么样等。她要陈正也讲述他在广州这天发生了什么事，以及有没有想她。她希望听到陈正说想念她的话，但他很少这样说。

她感受到陈正对与她通话越来越缺少耐心，他甚至不愿意听她讲得太多。有时候，他听起来心事重重，注意力完全不在电话上。

这让她无比担忧。她不清楚他那边发生了什么事，是工作不顺，还是生活问题。她在感情上，从没怀疑过陈正。这个傻女孩，从来没考虑过她爱的人，有一天会不会变心。

2006年春节，陈正只在家呆了四天。腊月廿九回去长沙，初四就过来广州了。

公司放假比较早，小年过后就放了。但是，黎芳不想回家，她也害怕让陈正回去。她每天拉着陈正到处逛，从北京路，到天河城，到越秀公园，到大夫山，每天都有不同的地方去。最后，她自己家里，和陈正家里都各自催着回去过年。她无可奈何才放手，依依不舍的飞回了重庆。

过年时，两人分别在不同的城市，黎芳简直无法抑制对陈正的思念。这种思念是多方面的，既有真切的想念，又担心他在家里发生什么情况，更忧心忡忡他跟未婚妻面对的问题。

但她毕竟是个教养很好的女孩，她明白自己的处境。她并没有过多打扰陈正，只是每天发一两个短信，礼貌的表示关心和问候，并暗示陈正如果方便，可以随时给她电话。

在回家的日子里，面对谷梅和双方家人，陈正的心情无法开朗起来。更多时候，他带着愧疚和负罪的感觉。一方面，他认识到在感情上，对谷梅很不公平。另一方面，在事业、前途、家庭各方面，他愧对双方家长。

对谷梅来说，这几天是高兴的日子。她深爱的人回来了，虽然只是短时间的团聚。两家人在一起吃饭、聊天，或者两个人单独相处，时光静好，她都觉得格外幸福。只是，陈正比以往更沉默了，看起来心事更多。

但是，谁知道呢，他以前就是这样呀，说不定在那边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吧。面对陈正的沉默，她并没有往深处想。

初四那天，陈正一早就离开了长沙，他的借口是回去给同事拜年。而实际是，黎芳也在这天回来了。黎芳跟他约好，初四一起回广州。

两人在小湖边见面。黎芳格外兴奋，她抱住陈正，脸颊紧紧贴着他胸前，好久不愿意放开，生怕一放手，他就不在了。

晚上，两个人一起去珠江边看焰火。满天的焰火覆盖江水，五彩缤纷，璀璨如梦。黎芳依偎着陈正，面对着这漫天的烟霞，一时竟痴了。认识陈正后，她的感情生活，不也如这烟花一样，如梦似真？

春节假期归来后，大家正常上下班。陈正和黎芳的恋情，在公司里已是人人皆知。对这两个优秀的年轻人相处，大家并没有意外，反而给予友善的祝福。跟某些互联网公司不同，这里并不限制员工谈恋爱，在公司里一同上班的夫妻也有好几对。大家认为他们从相恋到结婚，再到组建家庭，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也有同事开玩笑，问何时喝到他们的喜酒。

当然，单位同事并不知道陈正和谷梅的事。而谷梅的存在，也成为悬在他们两个心头的一把短剑。只要想起这个事情，他们都觉得心头阵痛。

不管怎样，陈正与黎芳已陷入热恋之中。他们不管上班还是下班，都经常在一起。周末也一起去图书馆看书，去公园里划船，或者逛街购物。黎芳作为女孩，对买衣服、化妆品有天生的爱好。陈正虽不喜欢逛街，但也保持着耐心陪在她身边。

他们就像正常的热恋中情人一样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帮助，走在人生路上。黎芳经常出差，工作比较辛苦。回来后只要跟陈正在一起，靠在他身上，她觉得一身的疲惫顿时去掉。而陈正有什么不快乐，黎芳也会安慰他，开导他。

于波很快知道了他们的事，他和陈正有过一次长谈。陈正要求他不要告诉家人。这个平时看起来玩世不恭的人，此刻神态严肃。他抽完了一支烟，掐断烟头，语气郑重的警告陈正，这事早做了断，不要伤害谷梅和她的家人。

显然陈正此时正处于道德的低点。虽然他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爱情，但他毕竟和别人有了婚约，传统的道德束缚，让他抬不起头。所以，他不敢面对过去，面对熟悉他的每个人。谷梅每天给他电话，都让他产生莫大的心理压力，这种压力甚至会导致失眠。

五一节假日，陈正回了一趟长沙。因为家里人跟他说，有重大事情商量。回去后他才知道，是商量两人的婚期事宜。按照两家的想法，计划在十一国庆节期间，正式举办婚礼。

陈正没有明确答应，但也不敢否认。在这种问题上他一向缺乏表态的勇气。他的

意思是现在定的话有点早，因为国庆期间他不能保证一定有空。而两家的意向很坚定，如果国庆没有大问题，就为两人举行婚礼。

陈正心事沉沉的回到广州。黎芳觉察到了他的变化，在追问之下，得知了原因。她大为震惊，真正意识到危险的降临。

她决定争取属于自己的爱情。这意味着，她需要陈正和谷梅断绝约定的关系。她需要陈正明确的表态，而不是像过去一样，模棱两可。为此，她多次和陈正讨论，希望引导他正确的处理好自己的事情。

陈正始终没有勇气跟谷梅提分手。这个懦弱的人，即使内心再纠结再痛苦，也迈不出去那一步。好几次谷梅跟他通电话，他欲言又止。他最多只是开玩笑性质的暗示谷梅，要她忘记自己。

谷梅应该是觉察到了他的变化。她的内心，再次充满担忧和焦虑。她不知道所爱的人，在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。她担心陈正和自己的婚姻，也担心他的工作、生活，怕他一个人在远方不快乐。

她多次表示要过去广州看望陈正，但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了。

同时焦虑与失望的还有黎芳。这个能力很强的女孩子，大多数事情，不管工作还是生活，她都安排得条理清楚，从不拖泥带水。但对于自己和陈正的感情，她却一度陷入绝望。因为他的止步不前，她安排好的计划无以进行，这使得她对自己、对陈正都无比失望。

她甚至写好了分手信的草稿，让陈正对着念给谷梅听，或者干脆发电子邮件给她。但陈正拿着草稿，反复犹豫着，最终没有发出去。她也想过问陈正要谷梅的电话，亲自打给她，跟她把情况讲清楚。但出于礼貌和教养，她也最终没有这样做。

就这样，两颗纠结的心在碰撞中，一起度过苦涩而又甜蜜的日子。

到了国庆，陈正以坚定的理由拒绝了回家的安排。他和黎芳去了云南旅游。在大理、在丽江、在香格里拉，留下了他们热恋的身影。

在旅途中，她动情的对他说，我好喜欢和你在一起。陈正抱着她，吻着她的一头秀发，那淡淡的芬芳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，时间转眼又到了年底。单位放假后，两人又面临着再次分离。只是这次分离，会发生什么事，陈正很没把握。黎芳更是忧心忡忡，她这几天都茶饭不思。她提出和陈正一起回长沙过年，或者陈正跟她回重庆去。但两人很快意识到，这样做不现实。

到目前为止，两人的爱情，至少没有被陈正的父母认可。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事情，即使知道了，也绝不会同意。再多的忧伤与痛苦又有什么用呢？陈正始终无

法逾越心里的那道关卡。他们在消耗着无奈的青春和爱情。

回家前的一晚，黎芳抱着陈正嚎啕大哭。我们很少见到一个女孩子哭的这么伤心，我们无法知道，她内心有多么深的痛苦与失望。但毫无疑问，这是人世间最真实的感情，它包含了伤心、无奈、不舍与担心。她泪如泉涌，陈正胸前的衣服湿润了一片。他的头脑一片空白，毫无主见。我们对这个男人表示同情又不耻，他表现出的懦弱，既害了自己，又害了别人。

春节，正月初四这天，陈正和谷梅正式举行了婚礼。距离他们的订婚日期，整整两年。那天来了很多客人，场面宏大，气氛热烈。各种红蓝绿女，各种鲜花彩带，各种欢声笑语。两家人在社会上都有点地位，齐心协力把这家里唯一的大事，办得声势浩大。

在觥筹交错中，陈正大醉。他很久没喝酒，这天喝了很多杯。以至于胃出血，住进了医院，连续两天昏迷不醒。

谷梅一直陪在他身边，眼里带着泪水。这泪水，不知是甜蜜，还是苦涩。

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。我们一生中，会面临许多选择。有时候不管你怎么选，都会给今后留下遗憾，甚至后悔。然而，勇于选择，本身也是一种人生态度。爱情很脆弱，终究抵不过现实，抵不过家庭，抵不过时间，抵不过环境。关键是，面对爱情，我们有没有做出选择，有没有遵循自己的内心。

望着窗外，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，梅花便落满了南山。-- 张枣

作者：[风河](#)
2015/3/19